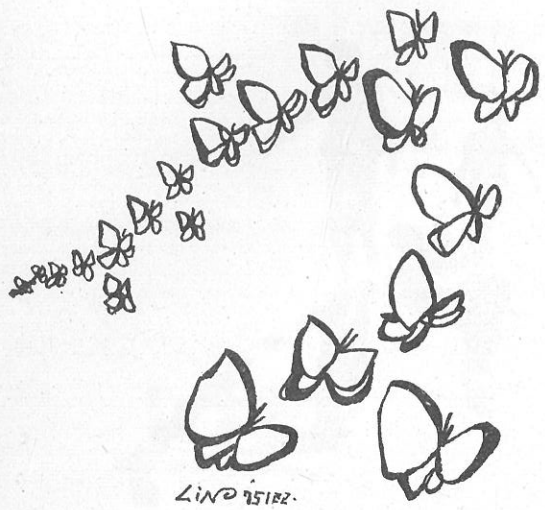
# 給先哲莊子的一封信

蘇瑟芬



敬愛的莊子：

靜謐的深夜裡我企期突破時空隔閡與您話語宇宙奧秘，只因爲太多太多疑難，太深太深感慨，深繞我腦海。

如果告訴您不久前我曾爲研究「修辭學」而搞得滿眼金星，您一定會嗤之以鼻：「文字是思想過濾下的糟粕，得過且過，但求自然造化即可，何須刻意求精？」但是，我認爲有生之涯應走到那裡，學到那裡；看到那裡，做到那裡。

人一生下來即站在不同的角度接受不同的折射，其造化亦大異其趣，成功了。認爲是心血的收穫，失敗了，則視爲換取經驗的代價，人要有「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的洒脫，這是面對人生，不是應付人生。

您高唱回歸自然，順乎自然，縱然只餘三天生命亦甘寄之山水星月；只因爲：圍繞君主的政治家們之分裂與抗爭，競奪戰功的武將們之不和與傾軋；學者們爭學說之是非，將異己者認爲人類仇敵；要商人爭財富之大小，見利而不擇手段；強者蹂躪弱者，弱者怨恨強者，富人欺侮貧人，貧人詛咒富人，……怨恨詛咒、憤怒、憎惡使得社會呈現一片蒼白與醜陋。

您的著作，第一頁以「逍遙遊」爲題，以「遊」字來表現人的渴望自由，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比喻！我不獨瞧見您對自由的渴望，更被您自由意識所感染，我一向喜歡無拘無束，我行我素，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冠上「濫用自由」的罪名。但是生命如此短暫，只要不妨礙他人自由，縱使脫離傳統道德的範疇又有何不可？

「藝術是貫串人生與宇宙之無僞的生命主體的表現，詩是超乎常識價值的世界之上的萬衆根源化作赤裸裸的語言敍述」，這是您對藝術和詩的看法，有人說您生活本身就是藝術，您哲學本身就是詩，我却認爲您欲將哲學藝術化，人生藝術化，因爲哲學是人對自由的探究，而藝術則是被探究了的自由之表現。

尼采大叫「上帝死了」；沙特大叫「人因上帝不存在而孤獨」，您則宣稱「根本沒有上帝」，站在無神論立場，我完全贊同您的看法。人是億萬年前由單細胞經年累月進化而來，「上帝」、「造物者」何得以生？我有足夠的堅強不用靠祈祝生存。這話沒有誹謗意味，只在強調我深惡「菩薩顯靈」、「白水變酒」、「處女懷胎」等「神話」迷惑人心，使教徒忘却教義本身的實踐而盲目地崇拜神話中主角的萬能。好像教徒只屬身教堂，一出教堂則返乎原來面目，遇阻難時祈禱，作奸犯科則懺悔一番。有部電影，描述一個死囚在槍決前對牧師說：「我每作完壞事便懺悔，現在請你爲我主持最後一次懺悔！」敬愛的莊子，這是一段多麼令人感慨良深的對白。上帝寬懷大量，一回又一回「原諒」世人，但却絕情的詛咒亞當夏娃代代接受人間折磨，我眞不懂牠那時何以如此「鐵面無私」？

危哉人也！危哉人也！您大聲疾呼：「人是理性動物」，這話正表示人在太過於反理性的現實生活中備嘗苦虐而對於人應有之心的刻骨憧憬；恰如形貌醜陋的女人渴望橱窗裡人造女郎的美姿，貧窮的人夢想着瓊樓玉宇的富貴，人就在反理性中憧憬理性。感情與理智的協調憂煞人們，物質與精神的平衡更愁透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處置出現兩種典型，一爲理想主義者，一爲現實主義者，無論如何劃分總不免形綻，我認爲應以理智引導感情，感情充實理智，以精神爲目的，以物質爲基礎，使理智和精神的高度發揚點綴感情和物質的畫面。

「名字有何妨？叫做玫瑰的，取別的名字，依然有芬香」，這首淡雅的打油詩，我以爲它極像您所謂：「最上之愛，乃忘其愛之愛」，天生美人不管她知不知自己貌美，恒爲人們所喜愛。眞正偉大的愛是不意識其愛

的愛，因爲愛和憎經常是互爲表裡的情感，人因愛而憎，因憎而愛，人們常在愛的美名下傷害其所愛，愛時親人，憎時路人（甚至敵人），只有未被意識的愛才能不奪不害；只有未被意識的愛才能不失而常存。

「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後其德者也，不足多也」，這話我未能完全同意，孔子是規範主義者不待諱言，但如一口咬定他的學說爲「毒」，這就有點矯枉過正；「家亂出孝子」只是強調污中見白的常理，它不能否定家和時孝子的存在。孔子學派因受規範所制，故只能活於劃地自限，裹足不前的境界，儘管有些頑冥麻木，但其和墨翟兼愛思想同有其時代價值，這是不能一筆勾消的事實；您說過仇視學者排異崇己的卑行，爲何要不留退步的評擊異派學說？天底下道理縱使惟有一個答案也未必是絕對的，何況知識思想，必須見仁見智，是者親之，異者遠之，這才合乎學者之風。

直到日前我才進一步明瞭「存在主義」就是將自己的活法追根究底的一種立場，而那個自己不能是隨便的那一個自己，是一個無可頂替、非有自己本身不可的自己，說來很玄，我覺得您的哲學頗爲現今「存在主義」所依附，您強調「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人之主體性，忘却絕望的現實走入自然之道，以日常習慣儀禮之世界爲庸俗而摒棄之，喻埋沒於常識價值之世界的人爲鷦和學鳩，而飛於常識價值的世界之上的覺者爲至人，以爲應以一個「我」來把握「人」這種存在，以一種「自由的精神」來把握這個「我」。

您的哲學常被誤解爲灰色的存在主義、無爲的逃避主義、頹廢的虛無主義、消極的厭世主義，甚至獨善的神秘主義，人們不該以坐井之言貶低您的學說價值，您有特殊的時代背景，您有異乎尋常的理想追求，我偶而會沈淪於您的「蝴蝶夢」，和您作同樣的幻想與猜疑，儘管世人對您誹譽參半，相信您會釋然達觀。

兩個禮拜前，鄰居有位老師去逝，我除了惋惜外一點也不驚惶悲慟，敬愛的莊子，您可知道這在我是個多麼巨大的轉變？我很欣慰受了您思想潛移默化，曾幾何時將生死置之度外，視之爲人生常態，我已能更放開心胸的面對死別的悽慘而積極的珍惜有限生命，擴大生命價值，「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有人將您的哲學與禪道混爲一談，我很不以爲然，「即心即佛」的種子無法在我心中開花，而您的學說已在我心中結果，眞僞如何？只怪自己才疏學薄，無法將兩大學問精研透徹而後來個正反比較，我很迷惘，因爲我有疑難。「知其惑爲大惑」而「不知其惑」則爲惑之最。

迭更斯在雙城記中留下句不朽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二十世紀是個最有希望的時代，也是最沒希望的時代，生存在有無希望衝盪的歷史剖面，在精神上不比您在紀元前四世紀時寬弛，只因我們現在面臨存亡繼絕的大公野，我們只有積極奮發的義務而沒有消極避世的權利，不過，話說回來，與其消極避世苟安無寧積極奮發成仁，時代需要青年，青年需要參與。我們的生命，原只是未生之前與既死之後這兩個「無限」之間的一點微光；光度如此弱，而時間如此短。我們終日所作的極大部份是應付生存競爭的挑戰，先求存在後求發展，再從發展中求奮鬥目標，最後才找到眞正屬於自己的理想。

敬愛的莊子，走筆至此，一股無法扼抑的思懷久久不去，大有「獨愴然而涕下」之慨。紙短話長，不一不一。

